



后山云揚子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
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
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
不能奇也

童蒙訓云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
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推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
尤文章妙處

又云韓非諸書皆說盡事情

后山云莊荀皆文士而有名者其說劍成相諸篇與
屈騷何異老泉云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

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問於後世而不待其有辯君子無取焉東坡亦云其太玄法言瑣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困學紀聞云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盜糧借寇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又云呂氏春秋云老聃貴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

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子貴已孫臏貴執王
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老子有見於誦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愛也楊

朱貴已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評諸史

李方叔云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特春秋義也特一作詩

又云左傳二百四十餘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七萬言雖稱良史善敘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二萬言耳

緯文瑣語云戰國策載辯士語言具有奇處當為文章淵藪

容齋云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
二月出師錫之備衣珮之金玦狐突所嘆八十餘言
而辭義五轉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用此
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而不切

又云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
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
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大禹謨
罪疑惟輕一段語晉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生議事以

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
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
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呂刑惟良折獄哲人惟刑
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繁簡為不侔矣

又云左傳好用門馬字如晉侯圍曹門馬齊侯圍龍
盧蒲就魁門馬吳伐巢吳子門馬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馬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
于陽州之類皆奇詭之語也然公羊傳入其大門則
無人門馬者入其閨馬者上其堂則無人馬又傑出
有味何休注堂無人馬之下曰但言馬絕語辭堂不

設守視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又云左傳中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倡三嘆有遺音者矣又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一段反覆再三辭理俱盡此當深攷者也

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

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朴贍可嘉

又云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為重複非後人筆墨畦逕所能到也

朱文公云太史公書踈爽班固書塞密

又云今人作文好用字如讀漢書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曾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字如此好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

容齋云作文旨意句固有規放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崩通傳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

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新唐書姦臣傳贊効之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兎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做舟篇云越子滕行吳主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亦效班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又曰吾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省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水上

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賔退錄云班固作楊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乃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銘辭正用此體容齋云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云予既造後漢書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殊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媿也吾雜傳論皆有深旨精意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也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共比方班氏之作非但

不媿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以稱之此書行固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誇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精義云史中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之事有問架底賈讓河渠書是論一事有問架底

又云班孟堅敘霍光奏廢昌邑王讀至一半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再讀畢奏此段最妙一

時君臣堪畫

又云西漢制度散見諸傳中此是班孟堅筆力

又云永叔五代史贊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

又云左傳史記西漢書敘戰陣可畫

又云資治通鑑是續左傳綱目是續春秋

真景元集文章正宗分作四體辭命一也議論一也敘事一也詩賦一也井然有條

又云遷史項籍傳最好立義帝後一日氣鬼一日殺義帝後一日衰颯一日

又云樂毅答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忠讀之者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必言孝讀之者

可想見其孝

杜子美之忠黃魯直之孝亦然

水心習學記云三國志華陀管輅等傳雖規放太史公至敘載指實而奇態自生徃徃遷不能迨所謂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以上當更有事也

朱文公云史記不可學學不成都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

又云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

又云看史記當看人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如何國

勢是如何

又云讀史書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又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

又云劉昭補志於冠幘車馬極詳前史所無

又云先觀史記及左傳却看東漢西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事多貫穿是紀傳志書裏都有通鑑是逐年過了

又云子由古史首言司馬遷淺而不學踈畧而好信此二句切近遷之失

又云史記帝紀世家從二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

貢周官來

又云戰國策論利害處似策略策別策斷之類是也又云史中呂相絕秦書雖誣秦然文字自佳

蘇子由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遊故其文踈宕頗有奇氣

東坡云孔明出師表簡而盡真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至也

穀梁傳序云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晦菴云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

漢書太史公傳云遷有良史才其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步里客談云范蔚宗傳黃憲最佳憲初無事跡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則馮衍馬援勝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文字作皮

遜齋閑覽云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史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猥

唐子西云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

名士優劣論云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予以為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

澤作傳逆辭流離亦足明其大才也

劉元城先生論作史之法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

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童蒙訓云漢高祖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殆事文采文亦寢衰矣

又云班固序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敘霍光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紀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張橫浦日新論云人言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嘆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

法也

朱文公云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據史遷一傳却是伯夷滿腹皆怨伯夷當時何曾指擬仲尼來發揮他耶

歐公歸田錄云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簿悉去之紀事實採物理辯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予所錄大抵以肇為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評唐文人文

精義云陸宣公之文不用事而句語鏗鏘法度嚴整議論切當得臣告君之體

又云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段落做所以死惟韓退之一片做所以活如柳子厚之文便有界書得段落者又云唐代宗時有晉州男子郇模者上三十字書條陳利害一字是一件事如團字是團練使之類模自知之他人不喻也吾謂世之作文務要崎嶇隱奧辭不足以達意者皆模之徒也

朱文公云杜牧之燕將錄文甚雄壯又云議論如狄梁公言雖緩意甚懇切

觀堂志林云元結之文如山人道士高古可仰但非
經世之文至中興頌文含譏刺婉而不露可為法則
容齋云元次山有元子十卷李紱作序凡百五篇大
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國二十國最為
譎誕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惜
哉

又云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牧之阿房宮賦云明
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
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
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其侈然

揚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
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盃水池百里矣見
若螳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蠓紛紛秦
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
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粟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
者賦西都云秦址新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
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
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十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
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頌念牧之乃佑
諸孫則阿房宮賦實模放楊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

宋景文公云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謂唐稱柳劉

緯文瑣語云三大禮封西岳與明堂大獵大鵬與鵬諸賦雖體調不同子美太白其才力正可相當不特詩也

又云戰國而下議論通而正無如陸敬輿然惜其未免於有心計利害

又云韓文縱橫奇正皆不可名狀當時學者如李習之只得正皇甫持正只得奇

又云韓柳李皇甫四人皆於敘事中用力

又云退之子厚才如太史公習之才如班孟堅而精至用文章工夫過

又云習之韓之徒也作復性書時年未三十可謂豪傑特出之士以如斯之才終身從事於學問間用工夫於文章不為不至然不能並驅於韓人才高下信乎其有定限也

又云韓公行狀辭氣平緩質而不俚勝於新唐書本傳

又云習之質而緩持正奇而不工吾謂質而奇則有之緩不工蓋未見也此鄭毅夫云

又云杜牧之文豪或失之儻若皮公美則近於狂易矣

童蒙訓云學退之不至者李翱皇甫湜然翱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力處

唐史文藝傳序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江左餘風締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為之霸玄宗好經術群臣稍戢琬琢崇尚理致崇雅黜浮氣益渾雄則燕許擅其宗是時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

也

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恠

李朴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為柳子厚下柳子厚為劉夢得下劉夢得為杜牧下杜牧為李翱皇甫湜最下者為元稹白居易蓋白以澄淡簡質為工而流入於鄙近辟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悦目不

可頓之韶濩翔湜優柔泛濫而辭不掩理杜牧清深
勁俊而體乏步驟夢得俊逸麗縟而時窘逼幅子厚
雄健飄肆有縣崖峭壁之勢不幸而不發於仁義而
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純粹溫潤駸駸乎為六經之
苗裔何則文章者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
故愚者終身而不得知者得其幽微之思勇者得其
果敢之氣雕者得其玲瓏之聲巧者得其藻繪之容
是數者得而不能盡然猶足以取高于天下蓋必兼
是數者之才然後得其中正純粹之氣錦綉五臟雕
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神之奇怪小

而歌咏乎虫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
具隨時而抑揚為歌頌譏刺之音以舒發其懽愉愁
嘆湮鬱之志而終始出入於仁義為禹稷之謨伊周
之訓箕子之疇伏羲之易孔子之春秋而天地之蘊
始盡矣

困學紀聞云柳子厚遊黃溪記做大史公西南夷傳
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又云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於筆
子長於論持矛舉盾卒莫能困可咲不自量也

評韓文

徐仲車云退之拘幽操為文王姜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與此同意其實退之祖之

楊誠齋云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麈尾勒縣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柰何乎公此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柰何乎陛下上宰相書云恤恤乎飢不得食

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蒯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湫乎悠乎又杜兼墓銘云事在乎人日遠日忘此用晉書語張浚謂中原之於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自皇帝曰光顏汝為陳許帥至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命九官之文法也

張文潛云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端坐用王者禮若以為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隆極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為土偶乃

用此古祭用主安用巍然端坐乎公亦未思之也
容齋云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
之文各極其摯劉之語云高山無窮泰華削成人文
無窮夫子挺生鸞鳳和鳴蝸蟻華音手持文柄高視
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餘三十年聲名塞天習之
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弱剝不讓撥去其
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同般六經之文絕而復
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
主是歸公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豉邪觝異
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

驚耀天下粟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
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
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變
萬化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謂推高
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
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
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
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
從公復歸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
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

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緯文瑣語云退之不學離騷然復志閔已二賦細讀
乃字字句句合於屈宋

又云原道原性駁行難對禹問讀荀子儀禮答張籍
李翊孟簡書送文暢王序對文語意皆純粹中和
似子思孟子戰國而下罕見永叔本論答李詡論性
書等蓋近之

精義云退之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逼真處如董晉行
狀中兩段辭命是也

又云退之平淮西碑學舜典畫記學顧命

又云退之諸文多有功於吾道有補於世教唯衢州
徐偃王廟碑一篇害義穆天子在上偃王在下敢受
諸侯朝是賊也退之乃許以仁豈不謬哉

又云傳體前敘事後議論獨退之巧者王承福傳敘
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

又云原道送文暢師序等作闢佛老尊孔孟正是韓
文與六經相表裏處非止其聲響而已

又云退之諸墓志一人一樣絕妙

又云退之志樊宗師其文似宗師志柳厚其文似
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靈巧

又云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後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為筍簋來

老泉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鼇鼉蛟龍萬恠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唐史本贊云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利以撲刻偽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無抵牾聖人者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觀堂志林云人無經學作文字便害義理杜牧之作阿房宮賦曰未嘗何龍此誤以龍見為真龍也此猶是誤使事直更有害義理者此類固多退之孟郊墓誌云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不知當時果然如此否在禮朋友死有相吊之義又言樊宗師合贈賻葬郊以其財附其家而供祀此是以餘財付孟家使治生事不曰使為養而曰供祀所謂君子不家於喪此皆明經學故其文得不叛道耳

又云羅池廟碑子厚夢人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若於此更敘立廟一節即文字筋

骸不相束矣大抵文字皆類此若每處輒敘一節成甚文又有當詳數處如溪堂詩後面言不亦順乎不亦休乎一節若不演此無收拾也

柳子厚云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皮日休云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躁釋老於無人之境謝疊山云韓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霆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夫儒

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公明是石洪處士序譬諭文法恐人知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冰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鷲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亦新奇不蹈襲只是

被人看破全是學石洪處士文

又云溫處士序送楊少尹序有氣力有光焰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送高閑上人序恢譎放蕩學莊子却無一句蹈襲諱辯一篇辯明理彊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有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此法從孟子來送孟東野序一篇僅六百三十餘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升降起伏抑揚如層峰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評柳文

精義云子厚文學國語國語全子厚斷碎句法却相似全篇却不似西漢諸人彷彿似之

楊誠齋云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周禮考工記函人句法云眎其鑽空欲其怨也眎其裏欲其易也眎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眎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也

朱文公云柳子厚學處便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

詩學陶者便似陶韓公不必如此自有好處

邵氏聞見後錄云子厚書段太尉遺事云吾戴吾頭
來矣宋景文公修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
成語吾戴頭者果何人之頭邪

湖陰殘語云前輩作文皆有所從入雖博學廣覽於
書無所不觀而於書中必自有專心精積者一生得
力受用亦必全在此觀柳河東荅韋中立書其末歷
敘所讀諸書有許多本字又有許多參字本之者皆
經參之者皆子史子厚平日工夫次第粲然畢陳如
親見而口授之然子厚受用得力多在國語學者但

見子厚著非國語上下六十七篇為皆拮據其失而
盡暴白之遂謂子厚蓋不喜國語者此殆未之思耳
子厚正緣深喜此書故讀之精熟久而與之俱化不
期於合而自與之合然又因其精且熟也其間破綻
滲漏處一一點檢得出不復與之掩覆若與他人讀
之草草既不識渠好處併與其失而不知覺矣何暇
剗剗而議之哉或曰子厚深得國語之趣而敢為非
國語此子厚刻薄處

揮麈錄云子厚非國語正俗所謂沒前程者也
又云子厚梓人傳精妙工巧末後歸之宰相讀之者

往往以為子厚以前未曾見此論議嘗讀呂氏春秋分職篇云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于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辟之為宮室必任巧匠匠之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準繩賞巧匠也宮室既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子厚全是融化此段文意遂成一篇之文古今以為傑作不知

皆出於此宮室之辟巧矣竽瑟歌舞之喻尤妙

朱文公云子厚諸書悲傷悼惋反覆與太史公荅任安書辭氣頗相類

又云設漁者對智伯擬國語天對擬天問

又云柳文亦自高但不甚醇正

又云柳文後龍城雜記王性之所為也子厚敘事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

緯文瑣語云子厚貞符去漢儒符命時令論解駁呂氏舊說見識高明議論獨出諸儒之表

又云讀子虛上林賦與晉問而後知子厚之才高其

文辭氣勢直可以回山倒海也

精義云維摩詰經亦有作文之法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此未得不二法門者也維摩詰默然不說不二法門此真得不二法門者也子厚晉問微用此體

韓文公云子厚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李朴云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辯論語下篇充害道

疊山云子厚桐葉封弟辯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著意無一字懈怠

又云子厚送薛存義序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困學紀聞云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

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

作元十五年子顥方十七歲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冕大曆四年薨

學始子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作林逢第表云

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

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公云恐是博古彙纂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宋景文謂外集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荅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荅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銖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蟆詩韓文公有荅今亦不存則遺文散帙多矣

評韓柳文

容齋云退之自言作為文章上窺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子厚

自言每為文章本之詩書禮春秋易參之穀梁子與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韓柳為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精義云送文暢序退之闢佛老子厚佞浮屠子厚不及退之史書子厚不恤天刑人禍退之深懼天刑人禍退之不及子厚

又云退之墓誌篇篇不同子厚墓誌千篇一律

又云退之琴操平淡而味長子厚鏡歌鼓吹曲險恠而意到

又云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

宋景文公云柳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目焉

又云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信文之險語退之云婦順夫指子嚴父詔又云畊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皆新語也劉禹錫亦有駭機一發浮謗如川此亦險語也

誠齋云退之行箴云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子厚憂箴云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二箴相似未知孰先為者

宋景文公云子厚貞符晉說雖模前人體截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天論三篇理雖未及其辭至矣退之進學解送窮文毛穎傳原道等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晏元獻公云韓非柳之敵

李伯泰云柳得韓之奇於正則劣

緯文瑣語云學文者常患韓柳難及其謂如進學解荅李翊韋中立報袁君陳書具道平昔文章參學曲折二公初無隱乎尔

揮麈錄云 退之記不作議論子厚起至本朝諸
儒專用議論蓋於議論中取用也

童蒙訓云退之文渾大廣遠難測窺子厚文分明易
見規模次第初學者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
易

容齋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楊子雲
逐貧賦韓文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厚晉問
擬枚乘七發貞符擬劇秦美新皆極文章之妙

觀堂志林云退之諫張僕射毬馬書總數百言使人
意動神聳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
而不切人之才相去不可及哉

蘇穎濱云韓柳文互有得失如封建論亦退之所無
朱文公云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子厚較
精密如辯鶻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
類辯得皆是

歐陽公云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
哉直韓門之罪人也世俗不知其所學第以當時流
輩言之耳

紀聞云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
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為史有人禍天

刑而柳以刑禍非所恐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秦
山鏤玉牒勸憲宗

評宋文人文

劉子澄云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說西銘易
傳序春秋傳序

又云此四篇與定性書是聖賢之文與六經四書相
表裏

朱文公云周子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
論不出於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極談無物
之先文字之外也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

所及而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
窺

又云正蒙規模大定性書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二句

又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又云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

又云程子未出時如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諸人說
話雖粗疎未盡精妙却儘平正更如古靈先生文字
都好大抵事亦自有時程子未出而諸公已自如此
平正

又云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
密

精義云蘇門文字脫不得縱橫氣象程門文字脫不
得訓詁家風

又云晦庵治經明理宗二程而密於二程如易本義
詩集傳小學書通鑑綱目之類皆青於藍而寒於水
也

又云文字貴相題廣狹晦庵先生諸文字如長江大
河滔滔汨汨動數千萬言而不足及作六君子贊各
三十二字盡描畫其平生無欠無餘所謂相題而設

施者也

又云唐子西文極莊重縝密雖幅尺稍狹無長江大
河一瀉千里之勢然最利初學

又云張伯玉六經閣記首句謂六經閣者諸子百家
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但以下筆力差乏

又云李邦直執原只一執字法原只一法字演出累
千言惜文字斷續然亦是一法

又云胡致堂文就事論理盡辭止而氣極不衰雖
不必調弄文法然亦有卓然不可及處朱文公亦云
萬言書上殿劄子無逸解請行三年喪劄子諸奏議

外制皆好

又云黃魯直學楚辭得其妙如休亭蘇李枯木他文

愈小愈工如跛類但作長篇苦於氣短又且句句要

用事此其所以不能長江大河也

朱文公云李泰伯之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

又云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此巧處了又云陳后山文極有法度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

又云后山以南豐為法所以文字簡潔

又云后山黃樓銘仁宗飛白書記好諸墓志亦好其他文亦太局促不好

又云后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却做得雄渾

又云后山強健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無山谷許多輕浮意思

又云五峰有本亭記甚好理固是好其文章排布之類是文人之文

又云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要忽墜地此

由其氣弱

又云呂與叔文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

又云胡文定說較踈然好五峰說密然有病

墨莊漫錄云題跋寂為難唯東坡山谷必有佳思小簡當推山谷半文半俗處

緯文瑣語云尹師魯文章自然典重嚴正似其為人晁無咎才力宏傑高遠三蘇之流亞不唯辭賦度越秦張他文亦出其上

揮塵錄云司馬溫公端人正士議論決諸其心故言太宗之誅隱巢楊子之仕王莽皆當理之辭

又云國朝文章宗伯王黃州之恪孫泰山之義石徂徠之厲尹河南之簡歐廬陵之醇蘇文安之邁李旰江之銳宋常山之峻司馬涑水之端曾南豐之毅王臨川之整蘇東坡之浩蘇穎濱之通李淇水之宏陳后山之濬黃豫章之理秦淮海之直晁濟北之舒張譙國之婉張石室之俊

捫蝨新話云文字有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脩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

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
遇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
為勝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
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法護曰大眾團圓
坐努目看世尊羅什即云瞻仰尊顏目不暫舍不惟
語工亦自省力即此可卜才之長短

又云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
予謂已剩却八字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
闌矣不當又言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此八字為贅
水心云張詠聲賦辭近旨遠宏達朗暢異乎鳴秋聲

之為蓋古今奇作也

蘇文定云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
不足秦七之文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捷過之要之
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朱文公云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
儘好蓋偏會學人文字又如學古樂府皆好意味是
專學公羊亦似公羊

疊山云范文正嚴先生祠堂記字少意多文簡理詳
有關世教非徒文也葉水心云為文不關世教雖工
何益晦菴亦云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人獨服此記

又云胡澹菴上高宗封事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紀聞云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評歐文

緯文瑣語云永叔文其原實出於韓但得法後更自加變態古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家者有自出己意者永叔雖學韓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拔出機杼故能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作今後來人無復

措手也

又云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風卷舒萬狀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又云范蔚宗論班孟堅云任情無例不可申乙歐陽公正然碑志間屬辭無復定體意到言到

又云孫明復墓志似放西漢書語

又云或問歐公學韓似否其謂論文章要識語脉如永叔學韓何處為似何處不似若言似又何曾一一逼真若言不似亦且不相齟齬試問今世深於文章者若識別得是大具眼目如范文正公神道碑銘首

云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土民且文何似處後云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見憐獸擾卒俾來臣則語與韓如出一手學古人湏如此又云五代紀中諸辯論極為粗正多先儒所未及學者欲議義理尤當注意于此

白志宏云讀歐公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不泛太平之氣鬱鬱然見於毫楮間

童蒙訓云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唯歐公得之至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

李方叔云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公學春秋於胡瑗孫明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故也

鶴林玉露云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美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直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又云漢劉銖惡史弘肇楊邠於是李業諧二人於帝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儻兒矣僂儻俗言狡猾

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春渚紀聞云歐陽公作文既畢貼之墻壁坐卧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

朱文公云歐公文字好議論又好

又云六一之文一倡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

又云嘗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又云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記文不佳

容齋云歐公作文多自稱予自雖說君上處亦然三蘇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

公先廟碑為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廳壁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某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為文所應取法也

又云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于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嘗云歐公作此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為奇特也

揮塵錄云五代史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存風教至易所以見情實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又云歐公脩五代史於夷陵亦曾與尹師魯商確以

今觀之歐公五代史至詳尹公五代春秋至簡詳簡雖不同其法嚴則一也

石林過庭錄云秋聲賦在諸賦中最優

精義云歐陽子學退之諸文皆以退之為祖加以姿態唯五代史過順宗實錄所謂青出於藍者也

又云永叔醉翁亭記結云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此學詩采蘋篇中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又云豐樂亭記畫出太平氣象

又云退之闢佛老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屠無來歷未過辯邪正而已永叔闢佛乃謂脩其本以勝之吾道

既勝浮屠自息此意高退之百倍

東坡作集序云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子民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又云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朱文公云歐文敷腴溫潤

又云歐文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闕冗無意思蘇老泉上歐公書云執事之

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
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
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三者指上言孟子韓子
之文並見二家斷法中
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
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
事之實

步里閑談云歐文長於陳情如瀧岡阡表甚勝

疊山云歐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韜光沈馨藏鋒斂
鏗不如韓公之恠恠竒竒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
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

秋論縱因論氣力健光燄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
可以生議論

妙絕古今云歐公送徐無黨序本春秋傳立言立德
立功之論也又云五代史王進傳贊五百字中竒意
層出而雍容不迫羅列而進何可及也

評曾文

精義云曾子固文學劉向平平說去疊疊不斷最淡
而古但劉向老子固嫩劉向簡子固繁劉向枯槁子
固光潤耳

朱文公云曾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太迫

又云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
漸見此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
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
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
又云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又云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詰命中亦無
愧

又云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
又云南豐作宜黃筠二學記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又云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餘曲折處曾喜模擬人

文字擬峴臺記是做醉翁亭記不甚似

又云曾文議論平正耐點檢

又云質而近理

緯文瑣語云曾文大有淳厚深遠近三代氣質處如
唐論直須作孟荀一等文字看秘閣諸序皆當優於
劉子政其文章議論甚嚴

西山云南豐雲峰院記敘事如太史公

紀聞云南豐序禮閣新議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州
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李吉甫此
孫仲益之言也

評王文

朱文公云荆公之文却似南豐但比南豐文亦巧
又云易是荆公舊作自好三經義後作却不好
疊山云荆公讀孟嘗君傳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
處只是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
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文字一篇
然亦是祖述昌黎祭田橫墓文之語

紀聞云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咲
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
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于鄰見柳子厚

文荆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知其用事

潭州新學詩云仲庶氏其本詩擊仲氏壬

評蘇文 老泉 子瞻 子由

觀堂志林云老泉文奇甚有古人著書手段

朱文公云老泉之文高只議論乖角黃門古史儘有
好處

象山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

童蒙訓云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滂
沛無吝嗇處

侯鯖錄云老泉雷大簡墓志有三代文章骨氣

緯文瑣語云蘇明允文馳騁七國而下以議論為本
如杜子美詩備成一家之作交態不窮六經論與洪
範太玄諸論自各別諸書亦然上皇帝十事書終篇
皆切實無浮辭上韓丞相書語意殊 質直權書甚
似孫子衡論策大槩如賈誼而文辭更覺成就蘇文
甫字說中間說風水之處如莊子又如枚叔諸人族
譜序亭記皆渾厚中和自尤詩序辭氣尤為奇絕其
文有質處有跌宕處有深奧處有明白處有馳騁處
有安徐處有文有質有理有事自云詩人之優柔騷
人之清深孟荀之溫厚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
之所向無不如意蓋實語也四言詩甚善銘贊祭文
蓋其文章餘事而工夫不減韓柳諸公族譜後錄二
篇敘事甚工其文章等第則太史公也
精義云子瞻文學莊子入虛處似凌虛臺及清風閣
記之類是也

又云史記終篇惟作他人說末後自己只說一句子
瞻表忠觀之類是也介甫謂諸侯王年表非也

又云楞嚴經魚枕冠頌之類是也子瞻文到窮處便
濟之以此一着所以千萬人過他關不得

又云文字簡客對主極難子瞻放鶴亭記以酒對鶴

大意謂清閑者莫如鶴然衛懿公好鶴而忘其國亂德者莫如酒劉伶阮籍之徒反以酒全其真而名後世南面之樂豈足以易隱居之樂哉鶴是主酒是客請客對主分外精神又歸得放鶴亭隱居之意切又云喜雨亭記結云太空冥冥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為有凌虛臺記結云蓋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為無

又云子瞻萬言書是步驟費誼然虛文有餘實事不足

又云蘇門文字脫不得縱橫氣習

又云子瞻醉白堂記王介甫乃謂韓白優劣論何邪誠謬矣

又云子瞻灑灑堆賦辭到天慶觀乳泉賦理到

鄒道鄉云東坡之文以神氣為主不以事句為工

朱文公云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如此掃去

又云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又云坡公作温公神道碑敘事甚略然其平生大致

不踰于是矣

石林云東坡作鍾子翼哀辭以十一字為句上四言下七言世以為奇不知荀子成相篇已為之矣

容齋云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攷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効常人尋閱質究也

又云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荅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放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辭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

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
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
鵬騫翔扶搖於烟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
巢林翔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陸士衡七徵亦有
玄虛子通微大夫

蘇稱

緯文瑣語云氣勢豪放而結體曲折盡其關鍵此大
蘇所長不可及也解于子駿哀辭意態宛轉極迫近
楚人
鶴林玉露云服胡麻賦其文類橘頌故朱子取之
朱文公云老蘇文雄渾東坡文明快

又云自三蘇文出學者日趨於巧

又云東坡文較明白子由文不甚分曉遠不及東坡
只有黃樓賦一篇耳

曾南豐評老泉之文云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
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
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
也

潛溪詩眼云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
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
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在官守

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
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臥不起人知其
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
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
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
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表裏廢一不可
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到處多如此其
原蓋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
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舍文章多以此為
法

童蒙訓云東坡晚年敘事文字多學柳子厚而豪邁
之氣非柳所能及也

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
故荆公後脩英宗實錄謂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黃氏日抄云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
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
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敘民生疾
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汎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
傅流涕漢廷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
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慳到使岩廊崇高之地

如親見閻闔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

壘山云老泉春秋論有法度有氣力有光燄有精神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又云老泉管仲論高祖論春秋論東坡范增晁錯留侯荀卿秦始皇扶蘇王者不治夷狄六論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作論當用此法

又云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

何處置妙法從老泉傳來凡議論好事湏要一段歹說凡議論一段不好事湏要一段好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又云東坡秦始皇扶蘇論有兩說一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殺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君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

說始皇果於殺其禍及于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
事此文法尤妙

又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思淺而味短獨韓文公
廟碑詩司馬溫公神道碑銘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
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妙絕古今云老泉仲兄文甫字說本論文而以功言
並論兩者相形詞愈健而意愈明一篇之旨收拾只
在此數句其放之也有萬所之奇其收之也有萬鈞
之重嗚呼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矣

又云族譜引文學毅梁詩學鵲鵠詩

評韓柳歐曾王蘇六家文

吳天澤云韓氏以文貫道柳氏道雖駁而晚歲文益
奇歐氏師韓曾氏蘇氏師歐王氏曾友也始以孟子
自許而卒放於利媿其言矣然咸珮文印為儒家所
宗諸家莫敢鴈行立信矣文之美哉

精義云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子厚發之以
憤激永叔發之以感慨子瞻兼憤激感慨發之以諧
諢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

又云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晉問之類是
也蘇文方者亦少唯上神宗萬言書代張方平諫用

兵書數篇方圓者多

朱文公云韓子與李翊書老蘇與歐公書說他學做文時工夫甚細密

又云韓文高歐公可學曾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太迫

又云東坡南豐文皆說得透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

容齋云盤谷序云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

酒泉香而酒冽山殺野款雜然而前陳化韓也煩簡工夫可見

童蒙訓云學者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徧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邵氏云退之文自經中來子厚文自史中來永叔文和氣多英氣少蘇文英氣多和氣少

邵氏聞見錄云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當重複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公知之

又云班固作漢史失於畏司馬遷自武帝而上於遷之辭不敢輒易固知畏遷接其書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緒成之可也於其辭重出不可也孔子作經使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志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辭異庶幾知之矣

水心習學記言云韓公以來相承以碑序志記為文章家大典冊而記雖公長柳子厚猶未能擅所長也至歐曾王蘇始盡其變態如吉州學豐樂亭擬峴臺道山亭信州興造桂州新城後鮮過之矣若超然臺

放鶴亭簷簷偃竹石鍾山奔放四出其鋒不可當又關紐繩約之不能齊而歐曾王不逮也

唐子西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是一句而體勢重甚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此兩句載上句不起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未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金石菴揮麈錄云詩文有太工而無味者有平易而
味長者工而有味非韓柳歐蘇諸大手不能

捫蝨新話云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
中擬韓作多矣公發祭吳長史文似祭薛中丞文書
梅聖俞詩藁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
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孫樵嘗言自得為文真
訣於米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
吏部據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牽強僻澁氣象
絕不類於韓作而過自稱許媿毋捧心信有之矣
又云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公

始

朱文公云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

又云歐文敷腴溫潤曾文峻潔坡文雄健

精義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
歐公醉翁亭記亦用賦語

締文瑣語云毛穎傳全篇作太史公語置之史記中

略不用辯天對與天問文章如出一手代侯公說項

羽辭擬孫權答曹操書直可參之秦漢吳魏間語此

數君子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又盡工夫故能變

態如此至于不測

朱文公云作文字湏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

又云歐公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

鳴道集云歐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脩辭鑑衡云麗澤文說言結文字湏要精神不要閑言語愚按韓文公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為麟者以

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送文暢序結云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書歐公縱囚論結云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皆此法也過秦論守戒亦同

金石例云前輩作文各有入門處退之本孟子永叔亦祖孟子故其講論純正少疵子厚明允皆自言其所得處明允多自戰國策中來視子厚為不純子瞻亦自祖其家學氣焰赫奕人多慕之然少純正要之自六經出則源深而流長人但見其正大溫粹不知

其所養者有本也此最當謹所習之始者不謹則末流可知

黃氏日抄云韓文公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為恠下筆令人慙則人以為好古文真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公殆矯其說以振起一世之庸庸者乎然歷數百年至本朝歐陽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棄而發擣之否者終於湮沒自歐陽公以來雖曰家藏而人誦之殆不過野人議壁隨和稱好及自執筆為文鮮有不與之背真知公之文者又幾何人哉愚嘗嘆息而為之自傲曰人誰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往

往而違其訓人誰不讀韓歐之文至執筆則往往而非其體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其味不心誠求之此真無益哉

疊山云韓文公爭臣論末句結得妙絕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此又云韓文公蘇文忠之文皆自莊子覺悟

文斷終



文斷終

九十九

